

谈情怀

□姜星雨

朋友,当我想要开始和你谈论我的情怀时,却又话在嘴边口难开,结果只能闭口不谈,我担心我的情怀不被理解,甚至被说成是幼稚,于是我只能写下这稚嫩又“可笑”的文字来抒发情怀,用文字来抚慰我的灵魂。

有人说,情怀是从内心自然而然萌生出的一种情感。这是多么准确的一种说法啊,这不就是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性,不就是阳明先生所说的“致良知于事事物物,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”吗?追溯自己的本心,由本心而产生的一种情感,能够带给我们心境的平和、精神的富足、灵魂的安宁,这就是情怀。这种情怀可以是一种热爱,比如当我们听到贝多芬的名曲《欢乐颂》时内心产生的一种喜悦之感,当我们看到梵高的《星月夜》时感受到的忧郁和奋斗;当我们被海子的那句“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所打动,当我们被泰戈尔用生命高喊出的一句“世界以痛吻我,我要报之以歌”所震撼,我想,也许这就是他们的情怀,也是我的情怀,因为我能感受到他们从灵魂深处生发的情感,并且产生了灵魂的共鸣。

情怀所带来的喜悦感是物质

无法取代的,一个贫穷的人不一定是没有情怀的人,一个富人也不一定是有情怀的人,情怀难以用物质来衡量,一个贫穷但有情怀的人在旁人看来是不快乐的,那是因为他的快乐旁人无法理解,但为什么要被他人理解呢?我们自己的本心充满了无限的力量,正如阳明先生所说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”,也如孔子曾说他的弟子颜回:“贤哉,回也,一簞食,一瓢饮,回也不改其乐”。所以,一个有情怀的人不应被定义为幼稚,定义为理想主义者,相反,有情怀的人正是因为看清了生活的真相,才依然热爱生活,笑对人生,是无论周遭的一切如何变化,他依然能够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是懂得了宇宙之大、人类之渺小而产生的对世界的包容,对自己经历的所有事和遇到的人产生的一种感恩之心,是看遍了众生相后才知道自己也是众生的一个,理解了“他人即我,我即他人”,从而达到了“心外无物”的一种境界,产生了悲天悯人的情感,拥有了一颗大慈大悲之心。

所以,朋友啊,当你看到我因一朵花开而驻足,因一首琴曲而落泪,因一首诗而感慨,因一场大雨而忧郁,因读一本书而安

静,因做了一件善事而喜悦一整天,也因做了一件无关乎名与利的事而感到无比快乐的时候,请理解我,我只是想坚守我的情怀,我知道你或许无法理解除金钱以外的精神所能带给我的幸福感,但我愿意让灵魂变得善良、丰富和高贵,我愿意在“味无味处求吾乐”,在“材不材间过此生”,我愿意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个让灵魂得以安宁的栖息地,这就是我的情怀。

请原谅我今日和你谈论起情怀,我知道浮躁的社会,世俗的枷锁已让你的灵魂躁动不安,我和你一样,但请允许我今日和你谈论一次情怀,我们都无比热爱生活,生活也给我们带来各种痛苦和烦扰,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。生活带给我们的痛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真实地存在于世,我们的生命是如此重如泰山,而非轻如鸿毛,请记住,生活带给我们的痛苦一定是我们所能承受的,这也是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,我们应感恩生活,感谢痛苦,所以请允许我们今日敞开心扉地谈论一次情怀,之后继续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”,继续热爱生活,继续坚守我们的情怀。

乡下的鸟儿

□姜利晓

难忘乡下的时光,最难忘的就是和那些鸟儿相伴的日子。

在乡下,最多的就是树木,乡下人对树木情有独钟,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田间地头沟沟坎坎,在那些没有什么用途的角落里种上树,而一旦种上树,就等于给这些鸟儿建起了个家园,你看,那些飞鸟们,一个个挥舞着翅膀,从不知名的远方向着这里聚集,在那些枝杈间,搭建自己的巢穴,显然这里就是它们的家园啊!

原本沉寂的树林,因为有了鸟儿的存在,以及那一声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,一下子就灵动起来,不同的鸟儿发出不同的叫声,有的清脆,有的婉转,有的悠扬,有的充满层次感,有的则是直来直去,它们当中有的我认识,但更多的不知名,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喜欢它们。

现在想起来,心中都还觉得美美的,在乡下的每个清晨,都被一声声鸟鸣叫醒,虽说都是“被叫醒”,闹钟和鸟鸣,给人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,被闹钟叫醒,更多的是一种无奈,而被鸟鸣声叫醒,则是那样的自然,鸟儿们各自叫着,在我听来像是一场合奏,那声音啊,真的是美妙极了。

总是刻意放轻自己的动作,生怕一不小心惊扰了它们,它们的飞离,或者是停止歌唱,对我来说,都是一种遗憾、一种损失。

在这众多的叫声中,最多的就是那麻雀的叫声了,叽叽喳喳,

叫个不停,似乎这一声接一声的鸣叫,就是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,就是为了抓住人们的眼球。当你的目光被这声音所吸引,而定睛观看它们时,会看到它们蹦上蹦下,一会儿蹲在电线上,一会儿又飞到屋檐上,一会儿落在地上,一会儿又腾空飞起,不管是在哪里,都丝毫不会影响它们的鸣叫。

其实,在乡下孩子儿时的记忆中,多多少少都会有关于掏麻雀窝的经历,这些麻雀,大多数会在屋顶的瓦片下安家,所以,要想掏麻雀窝直接爬上房顶就行了,循着它们的身影去找,几乎一摸一个准。掏出麻雀后,大家会制作个小笼子,把它们喂养起来,什么虫子菜叶子,都可以喂给它们吃,等什么时候喂烦了,就打开笼子把它们放掉,我们那时都不杀生。

在乡下最多的就是花喜鹊,在我们老家,流传着一句关于花喜鹊的俗语:“花喜鹊尾巴长,娶了媳妇忘了娘”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,我就对花喜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总想看一看花喜鹊到底是什么样子,它的尾巴到底有多长?而我与它们的第一次谋面,竟然就遇到了一大群,它们成群结队地在田野上找食吃,第一次细观它们,我发现它们的尾巴确实不短,几乎是整个身长的一半。它们的叫声单调,但却异常地嘹亮,它们在田野上飞起飞落,时叫时停,使整个田野都充满了

生机。

还有一些稀有的品种,却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,比如白头翁、黄莺、画眉,偶尔会听见它们的叫声,循声而去,你就会看到,在某个枝杈间,在那些茂密的树叶后面,它们正得意洋洋地叫着,这时千万别大声说话,或者有大的动作,否则一定会把它们一下子惊飞。

我很珍惜与这些鸟儿相处的时光,我喜欢聆听这鸟鸣声,这声音,带给人一种在尘世间难得的清静,那种静,是源于灵魂深处的,是心灵上的,是任何的物质享受都不能与之比拟的,所以,我绝不会伤害这些鸟儿,更不会惊扰它们的演唱。它们似乎个个都懂得感恩似的,为了回报我对它们的爱,疯狂地给我唱着歌儿。

现在住在城市里,耳朵里更多听到的是车流人流声,至于鸟鸣声就显得稀有了。所以,当我一个人闲下来的时候,我就会去城市的公园里,去城市的树林茂密处,寻找那些鸟鸣声,尽管这些鸟鸣声,不能听出乡下鸟鸣的韵味,但聊胜于无吧,能听听,也算是一种慰藉,一种安慰吧!

乡下的那些鸟儿啊,是我儿时的小伙伴,是我故园里的亲人,是我乡愁里最甜蜜的部分,是我不能忘怀的眷恋,我多么期待,有一天我们还能重逢相遇,用你们的鸣叫声,为我的灵魂沐浴……

抽身事外

□王太生

晋代潘安在《闲居赋》中讲述他中意的生活,“庶浮云之志,筑室种树,逍遥自得。池沼足以渔钓,春税足以代耕。灌园鬻蔬,供朝夕之膳……此亦拙者之为政也。”照古人的说法,归隐田园,养养花,种种树,浇浇菜,钓钓鱼,也不失为一种“笨拙人”的处世之道。

潘安是《世说新语》中那个“妙有姿容,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”的花样美男,及至年长,经历了一些事,收敛起一夜暴富的念头。老潘显然是喜欢上过悠闲、清静、养心的日子,做一个抽身事外的人。

人们总是经历各种事情,杂事、琐事、大事、小事、俗事、雅事、功利事,市井事……却总有一些人抽身事外。或者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,自得其乐。

抽身事外的人,踏实做事,心无旁骛,沉浸在自己的本分事中。譬如,一个木匠,他在锯、刨、凿,他的眼在眯,手在动,根本不能分神。

一个捏面人的,一个个人物、动物,惟妙惟肖,在手指间诞生,他肯定是个把精力和心思专注于手上事情的人。

一个画画的,在古村写生,画那些静物,画那些花草山水,他不是不说话,而是用心和画笔,与这个世界交流,与万物对话。

我致敬那些在自己土地上默默辛劳的耕作者,他们话不多,并非是其不善言辞,而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广阔,淹没了一些嘈嘈杂杂的声音。就像一个老农,在芜杂的人群里,木讷,不善言谈,可他一回到瓜棚豆架的世界,就会变得活络起来,变得侃侃而谈。老农会说,“南瓜兄弟啊,我出门几天,你还在。喜欢你憨厚笨笨的样子,你长得如此硕大,我当初都想不到。”老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,他不寂寞。

由此,想到《闲居赋》里所提到“拙政”者的逍遥,他陶醉于自给自足的生活,从字里行间来看,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朴素与谦卑,而是一个智者抽身事外的快乐与满足。

抽身事外的人,他们低调,或者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晚明大画家董其昌,人在江湖心在山水。他的画,恬静疏旷,明洁隽朗,温敦淡荡。董其昌有一首题画诗:“茅屋空山中,时有幽人至,指点乱云生,不谈人间事。”侧面反映出大师悠居林泉,抽身世外,追求宁静淡远的艺术和人生态度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汪士慎,有着谜一样的身世。汪从徽州休宁来,平素与人交往,从来不谈及过去的事,老家都有什么人?桑田几亩、茅屋几间?直到终老,从未提起。汪士慎善画梅,神腴气清,墨淡趣足。暮年一目失明,仍能为人作书画,自刻一印云:“尚留一目看梅花”。

谦卑者,情重声稀。有位朋友,提及自己的父亲,总是唏嘘不已。说老人是一个种田人,一辈子在乡下种麦子和水稻,很少与人说话。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,你见过他的欣喜若狂、手舞足蹈吗?没有。回忆过往,搜索每一寸光阴,朋友说,那年初夏,麦子丰收,摊在场子上,看着眼前的场景,父亲倒背着手,一言不发,在附近转悠,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,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。

有的人喜欢天下熙攘,利来利往;有的人选择平淡安稳,抽身事外。追逐者,走散遗忘。淡泊者,悄然还在。

这个世界会分配一些事情给人去做,就像有人做老实事,有人做本分事;有人做技巧事,有人做简单事。

人生“得到”,不只是一种喧嚣与热闹,退守是为了内心的一份安静。

在古代,一个抽身事外的人,有他自己的生活,或归于山林,或隐于篱园,或在园圃半耕,或在木格纸窗下吟诗作画。

记起我第一次去苏州,游拙政园时,买了半斤干茉莉花,醉心于茉莉花瓣的洁白芬芳,对“拙政”二字,却是不太懂——那年,我19岁。

忽然想回到江南,重游姑苏,再访那拙者为政的快乐园子。